

带齿的烛照

DIGGING FORWARD
WITH
ILLUMINATION

介 聂
Jie Nie

作家出版社



树先生
 以本中未果得及把你
 排进会，2000年
 封=上。1993.1.15

1993
 1.15

赵树文

雅正

赵树文
 (1993)

1993.1.15

此速写像系高莽先生的玩笑之作。三年前画于准备赠送我的一本世界作家日历记事本的封二上。当时，他一边画我一边随意交谈；而我的意象中，则是一位老者用他宽厚而善良的手，在抚摸一棵树，或一株草，或一块石头，那湿润的温暖里徐徐透出春的信息——这便是世间最好的纪念。

95年10月16日介戔补记



目 录

平常而真实的心	牛 汉 1
---------------	-------

即 景 诗

春 郊	9
夜 雨	11
华山印象	13
吊老龙头	16
桤杈之歌	18
云中剑峰	20
黄狮寨绝顶	22
幻想之岛	24
燕塞湖	27
泉	29
寄星海	31
石 桥	33
秋日圆明园	35

镜泊雪霁	37
静 松	39
紫禁城外	41
葡萄园	42
龙潭瀑布	43
红风景.....	45
山原界岭	47
夜宿黄河边	48

述 怀 诗

科学之解	53
无字之书	55
仙人掌	58
一束野花	59
低 音	61
初 曦	63
虎 步	65
夜卧塔林	66
达 摩	67
午夜散步	69
羚羊挂角	70
鼓声在说.....	72
带齿的烛照	74
昨 天	76
国际风筝节	77
紫竹厅小憩	78

夜色中的贝多芬塑像	79
蜗 牛	81
我爱这红色	82
维也纳之夜	85
悠然的思念	86
长途班车	88
1842. 8. 29—1997. 7. 1	89
我听过你唱歌	93
写小说的女人	94
雨后的第一只归鸟	96
梧 桐	98
初始的月晕	100
夜 航	101
解冻的冰河	102
雪魂的造访	103
死火山	105
詹天佑	107
打牌戏作	110
路经母校	111
记忆之一	113
海涅的大槌	116
《掷铁饼者》	118
帕格尼尼和他的瓜乃利	120
春 风	122
秋 月	124
自 传	126

明 天	128
谢 意	129
火 舌	131
生命纪念柱	138
超凡的自信	139
盛 夏	140
雪	144
顶水罐的妇人	146
ELLORA 第 16 号	148
海滩黄昏后	150
盲点中的形色	152
秋 暮	155
祭诗魂	156

记 事 诗

养花女	161
老人与风筝	163
蓟门歌者	165
琴 声	167
李慧娘的一身缟素	169
插秧歌	171
灯	173
乡 思	176
三元桥	178
长城春晓	181
两位将军	183

夜 歌.....	185
老山兰.....	188
十字街心.....	190
篝火舞会.....	192
迷 宫.....	194
风雪夜.....	196
蓝色门面.....	198
库区晚情.....	200
牧马人的骄傲.....	201
平 衡.....	202
深秋的果园.....	205
导师与蝴蝶.....	207
避 谷.....	210
附 录:	
关于诗言志的再认识.....	213
后 记.....	233

平常而真实的心

——序介聂诗集《带齿的烛照》

牛 汉

序文的题目是思虑了好几天才确定下来的，用“心”字还是用“诗”字犹豫不决，最后觉得还是“心”好。道理本来不言自明：没有心，还能有诗吗？有人或许还会诘问：心与诗固然十分神圣，而且不可分割，形同共生，但为什么非要以“平常”和“真实”这类缺少灵性、过于平实的词来形容心呢？尤其是“平常”这个词，看起来实在不醒目，含义显得太那个（说不清，只好含混其词），把序文的基调似定低了。我可不这么看。这两个词我是从几十个上好的词群中选中的，“平常”，在我看是多么伟大而坚实（贞）的一个词啊！它经得起推敲，颠扑不破，值得永远信赖。而且“平常”和“真实”又是与介聂的人和诗的气质多么地合拍啊，介聂就是这么一位以平常心写真实的诗的诗人。当我写下

“平常”和“真实”这两个词之后，我真有发现奇迹似的那种兴奋和快乐。它们不仅是两个常见的词语，而且是一片广阔而圣洁的人生境界。如果评述另一个诗人，尽管同样是好人好诗，我多半不随便遣用这两个词。我真还没有想到有多少诗人也可用“平常”和“真实”能准确地概括他们的本真的气质。

对“平常”和“真实”这两个词，还有我一些特殊的情感，我和它们之间有过一段长长的严格（酷）的相互认识的过程，它们高尚的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鲜明和可贵了。而我有段时间几乎失却了平常心。不妨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的人情世态，当年在大家熟悉和难忘的许多轰轰烈烈的场合，有谁如果能默默地坚守住胸腔内自己的一颗心，并以平常而真实的心态审度那些荒诞不经的现象，该有多么地困难啊！多少个聪明的人就因失去了平常而真实的心而悔恨终生。

因此，决不能以轻慢或冷漠的态度看待平常而真实的人生，以及诗。我深深地晓得“平常心”的不平常的品性。因此，我才格外地看重介聂的这部诗集。

诗人介聂和我的交往少说也有三四年光景，是在什么场合相识的已完全记不得了。回忆起来，我们的友情真正是在平平常常的交谈和理解中形成的。但我一直以为他不一定写诗，或者偶尔为之，写的很少。他多半类似我的熟悉的某些诗友，他们谈诗，谈得非常动情，几乎把诗当作心灵的需求，渴

望生命尽量地多一些诗意，活得美好些，但他们又总说，一个人不一定非当什么诗人不可。从介聂的谈吐中早已感到他虔诚地热爱着诗，而且对诗有很深的体验和素养。但直到几个月之前，他送来厚厚的三册诗稿，希望我为他的诗集写序，才第一次读到他如此多的诗。近三四年来的，我只看过他的一首题为《火舌》的长诗，这首情境奇谲深邃的长诗，一开头引了乔治·塞菲利斯的两行诗：“那个世界从夜的那边/从我的良知内部瞧着我。”顿时我感到他有一颗我以前一直没有觉察到的不平静的灼热的心灵，这一首突然向我袭来的诗，（《火舌》以及介聂本人）令我惊异异常，兴奋不已，而且这兴奋如此持久，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这么温柔谦和的一个人，怎么会爆发出炽烈的穿透黑夜迷雾的火舌？可见能以守住自己平常心的人，本是清醒而果敢的。他们看似平常，灵魂深处却有冲荡不息的烈火，憋闷得无法忍受时，就从心的内部爆发了出来。

介聂的这本集子里有几乎一半是散文诗，被称为“即景诗”与“记事诗”。翻开诗集的第一篇就是静静的散文诗，初看还有些不习惯。面对着一片清新的天地，北京春天的郊野，我居然感到平静得有些“陌生”。北京的春天似乎不该如此和平与安静？多年的习惯，已使人的感觉器官不知不觉地迟钝和退化了。啊！已有好久好久没有投入到这个天然的充满生机的春的怀抱了！我的感觉被介聂的诗唤醒，感触到了被久违的大自然环抱的那种快活。诗集的

第二首散文诗是《夜雨》，夏雨下得十分痛快，雄浑而浊重，压倒了一切声音，“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雨声！”诗人这么惊呼，夜雨涨满了他的心。对夜雨的发自内心的惊喜的感觉，本是一个平常人应有的纯净的感情。我的“陌生感”被这场雨冲刷净了。静静的田野气息和未被杂音污损的深夜的雨声，使我的心领受到了夜雨入土时的诗意。我以为喧闹而紧张的现代生活里不该缺少介聂的这种如狂雨降落人间的诗，这类平常而真实的诗我们确实久违了。有人也许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认为这类“即景诗”和“记事诗”是很陈旧的，不过是祖先们重复了千百年的老调子。诗人，你如果不喜欢这类诗，你当然可以写自己别样的新诗。但也得允许介聂写他的夜雨、瀑布、石桥……这也应当是属于现代的意识吧！但我认为介聂的诗绝不是回归到不变的传统，更不是感情的淡化，而是这类平常的诗本来就不该消失。要知道介聂的这些诗并不是最近写的，大半是十年前的诗，当时许多诗人狂热地学写后现代，他却默默地不管不顾地写这许多不入时调的平常的诗。如何看介聂的创作现象，真有必要思考一下。他既然能写《火舌》那样有现代感的长诗，说明他决不是什么附庸风雅的遗老。而现代的那些新遗老也决不写这种“落后”的诗，他们多半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类高腔高调的诗。介聂写出这些充满人间的平常而真实的诗，体现了他的清醒的审美的观点。他不是趋附近几年来出现的“回归热”，他一直是平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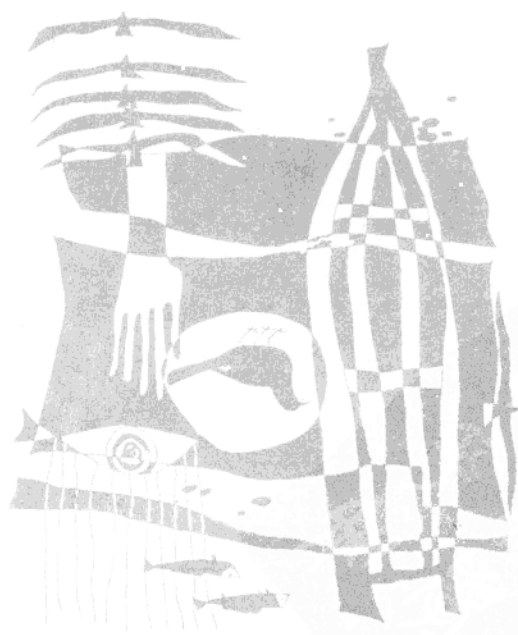
人，从不趋附什么风，多少年来，就这么默默地做人和写诗。

人间的诗决不能单一化，诗风应当有各种各样的。介聂的这本诗集也体现出某种现代诗的风格，它显得平平常常，却蕴含着一丝一缕清新的情感！而且有不少的诗还能咀嚼出深奥而非凡的人生哲理。诗人介聂自在，写的也自在，他可以写《夜雨》那种平常的散散的小诗，也可以写不平常的具有灼疼人的灵魂的雷电般的《火舌》和其它一些诗。

而我这一生多半不能修炼到介聂的这个平常而真实的境界了，我写不出他的《夜雨》那样静默的诗。

1996年8月11日

即景诗



春 郊

群楼在层林叠翠的屏障后面引退了……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黄昏前的春郊——

啊，整个天地间没有一丝雾霭，没有一丝阴影，没有一丝败迹，满眼都是晨雨后饱晒了一天的明丽景象。

空气清新极了，吸进鼻孔，像醴泉流入喉咙那样使人感到凉爽、甘美。

澄净的蓝天下，一块块禾田毗连交错。麦苗泛起浅浅绿浪。油菜花织着黄色的绒毯。菜畦凝成晶莹的碧玉。这沐浴在春光里的田野，倾斜地向前伸展着，一直溶入宛若一带柔纱的东山。

一只布谷鸟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飞来，从人们的头顶一掠而过。它把“咕咕咕咕”的耒耜声留在农田，留在被松柏掩映的一座古庙的琉璃瓦顶，留在一座扬水站的盘龙似的粗大管道上，又飞去了。

展宽的清河携着熏风缓缓东流。

被河水濡染的毛茸茸的南岸，五只雪白的小

山羊正恣意嬉戏、追逐。每当间或停歇的时候，这些小生灵又以纯真的目光凝视一番桃花如云的对岸。那里——工厂、礼堂、崭新的农舍历历在目，其中，大概也有它们主人的家！

路，延续到这片春郊的路，应该说是悠悠隽永的十里画廊。两旁的白杨亭亭玉立，繁茂的树冠合拢成轩敞的绿盖，而镶嵌在树干之间的是自然之笔描绘的空灵而恬静的田园风光。

假如向西走去，景象倒有些黯然了；

但猛地从荫翳后出现的、为黄昏前所特有的灿烂而透明的春日，又立即摄取了我的魂魄——钢水似的红光从枝叶的隙缝间直泻下来，如浇如灌，如射如注，简直都要把人给熔化了！

倏忽间，周围的一切变得辉煌耀眼：草地跳跃着反照的日景，河水的粼粼微波堆成碎银，路上的车轮滚动着光环，群鸟绕过高压线锃亮的瓷瓶，飞进了太阳……

啊，这真是一生中难遇的黄金时刻！

身临此时此地，人们会感到慰藉，感到幸福，感到康乐。但最为突出的感受却应当是珍惜——有谁不以真诚而愉悦的心，钦领祖国母亲投递给我们的温静一瞥呢？